

青春文学女作家写作心理探析

——《大地之灯》与《莲花》的对比研究

杨 玲 谢 静

(厦门大学,福建省 厦门市 361005)

摘 要:安妮宝贝,是众所周知的自由作家,以其个性清冽的文字拥有一批固定的读者群;《莲花》可谓将其清冽而疏离的文字发挥至极;新锐作家七堇年以其不同于流行青春文学的治愈系温暖写作文字在写作领域逐渐崭露头角,《大地之灯》是其代表作。引人深思的是,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以西藏作为故事背景,亦同时用了“莲花”意象贯穿文字,深究字里行间,两者有着较高的相似。

关键词:西藏;莲花;叙事;文本内容;写作心理

中图分类号:I247.6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671—1440(2012)03—0038—05

安妮宝贝是众所周知的自由作家,她以清冽的文风、疏离的文风获得固定的读者群,在《莲花》中,她清冽疏离的文字可谓发挥到了极致。将故事背景定于遥远的西藏和几乎与世隔绝的墨脱,写男子善生与西藏女子庆昭结伴进行的一次精神旅程,以及在旅程途中的自我救赎与审视。

新锐作家七堇年则以其不同于流行青春文学的治愈系温暖文字在写作领域正逐渐崭露头角。在其作品《大地之灯》中,同样将西藏设置为故事背景,以藏族少女卡桑与男子简生重叠的人生轨迹和殊途同归的人生之旅为主要内容。

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相似的地点作为背景,使用了相似的莲花的意象,深究其字里行间,作者的写作心理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所表达的对生命的探讨,对城市、对时代的呼声也存在着相似性。在这里,我试图从内容及其叙事上,立足两者共性对其写作心理做一番探究,这是对同样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进行自我心理解读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

一、西藏·莲花

七堇年的《大地之灯》开篇就描绘了一个飘雪的西藏,并且在故事的开头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藏族少女卡桑的童年生活以及西藏景象,辽阔素寂,给人极大的征服感;无独有偶,安妮宝贝的《莲花》中则将小说背景构建于西藏,讲述的是一个前往墨脱的旅程,和一个独守西藏拉萨的清冷女子的故事。西藏出现在作家的笔下,并且在作家作品的排篇布局上起到了首要的作用。

首先,西藏在作者心中是纯白而干净的象征,是一个精神家园。七堇年在《大地之灯》中这样描写西藏:“雪是大地唯一的盛装”、“月光之下银色的雪原广袤无边,呈现某种幻觉般的境界。极端的寂静被黑暗的盛情包围。”而在安妮的文字中,西藏是这样呈现的:“白雪包裹的安然,看久它之后,慢慢会觉得它的巍峨壮美”。两者花在描绘西藏风景的笔墨甚多,连带西藏一起,描绘嘹亮粗犷的藏歌,描绘生机勃勃的草原上的动物,归纳其共同点,在一个“白”与“静”字之上。白是雪白、素白,而静是寂静。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美有隔与不隔,不隔之美方为上境。在他们笔下,对西藏的描写有一种不隔之美,是人与自然

收稿日期:2012—03—31

作者简介:杨玲(1972—),女,湖北武汉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当代西方文论、媒介与文化研究、性别研究、文化创意产业、动漫文化。

谢静(1991—),女,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研究方向:女性文学。

赤裸裸的接触,远离工业化、人工化的城市,不同于钢筋水泥里层层面具中的风景名胜,灯红酒绿,这样的美不带任何介质,也不带任何隔膜。是狂野嘹亮的藏歌,是头顶张开双翅盘旋的秃鹫,给人心灵以干净纯粹的栖居与皈依感。这不仅体现在西藏的白,还体现在西藏的肃静。

其次,西藏是常年生活在城市的作者心中自我构建的一个乌托邦家园。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的对立面,代表着庸俗现实生活的对立面,是一个超越了生活的层面。无论是安妮宝贝还是七堇年,都一一在作品中提到了城市与西藏的对比。“那一刻他想起城市的生活,声色犬马的人造森林,拥挤的人群与车流,危机四伏,守着秒针滴滴答答的旋转并被不断警告着自己年轻本钱的贬值,实在是狼狈疲倦的事情。”“两个月前熙熙攘攘纸醉金迷的城市生活仿佛科幻的梦魇”、“但我一直生活在城市中,自以为健康和强壮,享受着所有城市中物质和生活表象的愉悦”。在作家的笔下,城市的生活弥漫着灯红酒绿,弥漫着表面幻想与内心的空幻失落,弥漫着没有缘由的模糊的眼泪。作家心理层面,充满着对从小生活的城市生活单调重复的厌倦,由此而生一种欲生活在别处的想法。作家安妮宝贝提到疾病缠身的主人公停留西藏的原因“这是一座可以企图以超脱角度来观察现实虚幻特征的城市”,我认为,作家书写西藏,以马斯切诺《动机与人格》中对人类心理的分析而言,是出于一种审美需要,是用“诗性智慧用美的尺度衡量自己,建构自己,使自身从异己的自然和残缺不全的现实中超脱和解放出来的需要”。作家笔下的西藏之旅,是一个由城市向超越城市的转移,西藏超越了人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甚至超越了爱与归属的需要,直接抵达了审美需要的彼岸。

同时,需要点出的是,西藏在成为女性作家笔下的乌托邦寄托之时,也是一种自知难以企及的奢望与敬仰。

西藏在他们笔下已经超越了美的意义,达到了“崇高”的境界,给人对无法拥有的事物的强烈的快感。在这景象之前,我们感觉渺小,我们自知难以抵

达,从而生出强烈的不安与敬畏。作家对西藏的态度是一种自知与“朝圣”的姿态。一方面,写西藏之崇高,之圣洁,之内向化无以伦比的精神花园;“皑皑白雪峰顶就在眼前,似乎伸手可及,却又高不可攀。天色阴沉,乌云凛冽。整座笼罩在雨雾中的陡峭山崖,似乎一直延伸到雷声轰隆的天际。”写辛和在西藏所见,天地之广袤不能用镜头囊括,西藏的天地犹如绝色容颜的傲慢小姐,不屑一顾地睥睨疲惫的尘世灵魂,面对大地,她觉得自己极其卑微。一方面,又刻画着城市中的人在西藏的种种生理不适,“高原反应折腾人十分痛苦,他的胸口总是发痛。”安妮宝贝笔下,一个不通公路的墨脱更是给主人公生理上精神上极大的考验,“上山的路,接近乱石荒滩。有时巨大的石块层层叠起,在上面要小心择路而走,盘旋而上,不能停歇。”似乎在告诉读者,西藏虽美,却终是超越了生活的境地,难以抵达。当然,作者心之所向,却未必是他们能有勇气领悟与拥有的事物。

莲花的意象,在《大地之灯》与《莲花》中尤其令人过目不忘。在《大地之灯》里,莲花象征一种灵魂的容器。而《莲花》里,莲花象征一种超脱幻想的新世界诞生,同样是一种灵魂的新生。这种灵魂是一种理性的灵魂。莲花的意象必须跟路途的意象相连接,路途的终点是莲花的开放,是旅途的目的地,是一种顿悟之感。

无论是安妮宝贝笔下的庆昭与善生,还是七堇年笔下的简生与卡桑,一一都是在路上的人。生命最大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创造意义与寻找意义。而安妮宝贝在序中提到,任何一段旅途,是时间流转的路途,是生命起伏的路途,是穿越人间俗世的旅途,也是一条坚韧静默隐忍的精神实践的路途。七堇年借卡桑的口说道,这便是路途的永恒诱惑,因为只有路上,生命才值得尊敬。他们笔下的路是一条通往自我内心的,自省自我启蒙的道路,在路上经历生命的种种,自我理解与剖析,以达到顿悟的状态。也是一种超越了物质与肉体层面,直到人类灵魂的沉淀感。作者反复提及莲花,是在表达自己对这种生命的讨论与认同,一种启蒙自身,自我

救赎,一种淡然于生死,崇尚灵魂之善之美,从而达到不朽的追求。

二、迷途之归

透过《大地之灯》与《莲花》的字里行间,不大难总结出隐藏于他们文字下一种相同的,带我走然后迷途再回归的模式。在《大地之灯》里,先是简生在成长的路上被淮牵引而走,最后回归辛和卡桑一家,再者是卡桑跟随辛和简生踏上城市,又跟随陌生男子迤南远走摩纳哥。而在《莲花》里,善生先由苏内河带领,走心灵之路,再走上寻内河之路;而随后跟随庆昭,走上墨脱之路。

关于这个模式,有几点需要强调。首先是带我走,文字下的主角往往是盲目地,跟随别人而走,他们对自己所想要的,所期冀的目的地一无所知,但知道什么是自己不想要的,千方百计地想离开原来的地方。但此时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孤单的,他们往往缺少独自上路的勇气,一定要有人带领,即使这种跟随是一种茫然,但只要能离开,便毫不犹豫地跟从。

其次是再回归。简生的成长之路由他暗恋的淮所引领千回百转后依然回归了生活;卡桑经历了对迤南如飞蛾扑火般的爱恋幻灭后,随着孩子的诞生开始了自己的新生,回归了生活,善生在内河身后行走一段后悄然退出,又在庆昭的梦中回归现实。这种模式强烈地暗示了作者心中的处境,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厌恶而孤独,渴望摆脱平凡,渴望跌宕起伏却又缺乏勇气与目的。就像是井底的苦命人,只能由意念分裂出一个领路者,带领盲目的他们的意识进行一次臆想中的远行,这是她们的心理,同时也是大多数在钢筋水泥里重复匆忙生活的人,于夜里的自我幻想。但幻想终究是幻想,在现实秩序的规定下,作者无奈于人生的无路可走,无论是哪个带路人,依旧殊途同归。

安妮宝贝在《莲花》中,借庆昭的口说出,我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这是无望的事。作家书写的这个模式,表达的无疑是城市里,现代人精神上的匮乏与压抑,渴望逃离却盲目未知的无奈之感。必须声明的是,这里说的迷途与上一点提到通

往莲花的路途是不同的概念,一个立足于现实,一个立足于心灵。作者始终在强调两种道路的对立,《莲花》中借庆昭梦中善生的离去强调了精神旅途的幻灭,而在《大地之灯》里,卡桑与简生看似殊途同归地在精神旅途和现实生活中取得了平衡点,但这个平衡点更多的来自一种妥协。七堇年在这个主题上明显没有惯于边缘化写作的安妮宝贝那样,把精神独立于现实之外,而是采取了较温和的方式进行处理,但精神的旅途意味着成长的过程,而成长的蜕变又似乎是要与精神之旅背道而驰,规矩地行驶在现实之中。

三、大时代的喃喃自语与呐喊

从叙事上观察两者的共同点,不难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与趋势——出现大量的内向型独白性语言,以及小说写作上的散文化倾向。

安妮宝贝的作品一向以独白与散文化见长。在《莲花》中可见一斑“她的岛屿寂然不动,遵循属于自己的规律漂移,这使她觉得安全,她很少与他们对话,她对身边的人失去兴趣。”“她痴迷这种感觉。痴迷麻醉。即将可以脱壳飞离具肉体。熟悉的临界点在逼近。”无独有偶,在七堇年的《大地之灯》里,内向化的叙事独白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站在空无一人的冰天雪地中,忽然感觉到死亡一般的终极解脱和洁净”、“一些事情,渐渐可以变得淡灭。你知道它存在过,但却已经忘了怎样存在过。这种淡忘,有意或者无意,犹如面对一个故人……而原来那个自己,永远不见”。

同时,作为小说,可以说两者在情节上都是有欠缺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读过这些书,却忘了写了些什么事。趋于平淡的情节可以归咎于作者现实经验的缺乏,但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作者的内聚焦式写作,并不过分去迎合市场上读者对情节起伏的需要,所写所感更贴近生活,更贴近作者自身渴望叙述的心理。明显出现的大段对白之中不乏对生命探讨,对城市中生活状态探讨意味深长的句子,是作者内心所感,也是作者急于通过文本传达的思考与主旨。

作者的渴望来源于自身所感对世界的疏离,由于在这个光怪陆离,人来人往的世界里,巨大的历史

长河里所感到的渺小与不足，所以迫切地，想呼喊，想证明自身的价值，抑或写作思考的价值。在文本中，无论是安妮宝贝还是七堇年，一一显露出站在大时代大世界面前——城市日益发达，作家数量的膨胀，书籍出版的增加，话题与流行趋势的转瞬即逝。甚至只是在城市里，一种似乎即将也注定被淹没的无力感：“毕竟，一如有人所言，对于大多数短暂平凡的既定命运来说，人只是一堆盲目而无用的热情。”“冗长枯燥的行驶，她渐渐感到疲倦，把头靠在玻璃窗上，觉得自己快要孤独渺茫得彻底消失”、“他们的回忆，将随着生命的流逝变故而淹没。世间也许每穿越一百年，就会有消亡和变更，没有人会再记得那些行走者和他们的道路”。七堇年在《大地之灯》中屡次提到的“宿命与轮回”根源也正在此，人在历史的进程面前感到无能为力与微不足道。作者将这种心理赋予笔下的主人公，展现出更强烈的自我意识的抒发欲，但这背后的是对即将被大时代大声音所掩埋的畏惧和不安。

四、无望挣扎

在《莲花》与《大地之灯》的阅读中，我无疑是被打动了的，但并不是因为情节，而是因为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作者内心理想与现实，人格分裂般的挣扎，并且唤醒了我心中沉睡已久，对理想的思考。《大地之灯》里，简生母亲与父亲年轻时的浪漫，跌宕最后却恶言恶语分离，至死不见，记忆中文艺俊秀的父亲，现实中只剩一个佝偻呕吐的身影；卡桑以为的救世主最后给了她最不足提起的婚姻，一个痛苦的婚夜，一个冰冷的转身。当最年轻最美的理想随时间退去后，永远只是现实死板而残酷的陈列。

而同样主题的阐释，安妮宝贝的《莲花》似乎更加巧妙，在我看来，其实内河只存在于善生的内心，是善生的另一重人格。就像电影《致命ID》里诉说的那样，人格之间的互相厮杀和挤压。善生在现实中是个中规中矩的学生，但心中却渴望与众不同，渴望跌宕起伏，渴望为不敢为之事，渴望审美上的真正自由。所以拟想出内河，带他逃离，带他

躲，代替他做所有他不敢做的事，代替他替现实宣战而不是像他一样为现实妥协。内河一直住在善生心里。善生踏上寻找内河的道路，墨脱那条艰苦之路，其实是自己重新发现另一重人格的道路，自我救赎，自我寻找。但最终善生除了回程上崩溃的眼泪，一无所有。

在《大地之灯》《莲花》两者文本中，多次出现梦的景象。梦始终是人的一种潜意识表达，小说中的梦境更是作者的意识呈现。卡桑梦见自己身处无垠的雪地，洗涤罪恶，忘却所有；简生梦见淮的离开，母亲的墓碑；庆昭梦见善生赤裸地割腕自杀在都市的高层公寓楼，其实死的不是善生，是内河。作者反复阐释着理想与现实的难以相容，庸俗的平凡与卓越的痛楚的二元对立，身处城市这口井中，遥望西藏那个远之又远的心灵国度。他们即展现了挣扎又告诉我们，挣扎无望。这些看似平静淡然的语言下是作者挣扎的内心和互相斗争的人格。在理想和现实中作者自己也居无定所，却也未曾跳脱出理想与现实二元对立的模式，两种人格最终定会有一方受伤。安妮宝贝表现的挣扎在看似平静的语言下深入人心，同时，我在思考最终简生在淮死后回归生活，似乎象征年少的理想最美的梦境终究要消失于现实，回归，是一种顿悟，也是一种无可奈何。当下的作者始终没有能在现实和理想中找到一个契合点，让两重人格不至于走向争斗和灭亡。

一切作品都带有自传性，对创作者来说，写作根本是一种寂静的个人经验，文字的能指与所指都在隐喻着作家的内心。七堇年说，任何功利趋势下的写作会违背本心，但是不存在几乎不带目的的诉说。在这个时代，《莲花》与《大地之灯》的文字内容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座城市背景下，女作家的创作心理。他们鄙弃都市生活的重复与匆忙，黑白与萎靡，构建了一个内心的西藏，他们在理想与现实挣扎，虽然茫然无措，近乎无望，却费尽心思要寻找出脚下的道路，没有放弃精神上的追求。他们与读者一样，孤独，渴望诉说，渴望穿过物质上寻求精神上的审美满足，向我们传达善的理念。我们不该以看待传统青春文学的眼光看待他们的写作，(下转第49页)

[8]王晓枫.试论秦观诗的艺术风格——“女郎诗”不是秦观诗的主调[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8.

[9][10]张思齐.在比较的视域中看秦观的女郎诗[J].大连大学学报,2007,1.

[11][12][13]吴文治.宋诗话全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14]王水照.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兼论苏词革新和传统的关系[J].复旦学报,1988,1.

[15]张丽华.诗词融通成宋调之异响——对秦观诗的再评价[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0.

[16][24]刘薇.秦观诗歌创作论[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3,5.

[18]朱小峰.秦观诗的创作分期及其诗风流变[J].河北理工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19]李强.观诗词比较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6,4.

[20][21]刘会想.论秦观的人格个性及其诗词文创作[D].华东师范大学.2006,5.

[22]李一飞.论秦观的诗文创作[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04.

[23]尹占华.论秦观的诗[J].甘肃理论学刊,2005,1.

[25][26]呼双虎.唱和之中竞诗才——苏轼、黄庭坚、秦观之间的一首唱和诗管窥[J].赤峰学院学报,2010,11.

[27]张欣然.苏轼与秦观交游述略[D].吉林大学,2007,4.

[28]巨传友、卫亚浩.不到潇湘岂有诗——湖湘古文化对秦观诗词创作的影响[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12.

Review on Qin Shaoyou's Poems

Sun Siti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0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tudy of Qin Shaoyou's poems has been gradually warming. The comments of his poems have disputed in some degree and mostly concentrated in the Yuan Haowen's debate and doubt on Qin Guan's Poem of Lady and Chen Shidao's comments on Qin Guan.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comment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Qin Guan's poetry research.

Key words: Qin Shaoyou's poetry; research; review; reflection

(上接第41页)因为他们表达的不止是青春中人,是每一个尘世中人的心中所想。

参考文献

[1]安妮宝贝.莲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2]七堇年.大地之灯[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3]翁贝托·艾柯.彭淮栋译.美的历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P211-223.

[4]马斯诺.马良诚译.动机与人格[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王泉.新世纪汉族新生代女性小说的西藏书写[J].扬子江评论,2011,2.

Writing Psychology of Female Writers of the Youth Literature

—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Light of the Land and Lotus*

Yang Ling Xie J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Anne Baby is a well known self-employed writer and has attracted a great number of regular readers by her refreshing writing styles. In Lotus the style of refreshment has been fully played; the new writer Qi Jinnian has cut a striking figure with her warm writing styles which differ from the current popular youth literature. The Light of the Land i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two stories both take Tibet as the background, and also use the Lotus imagery throughout the text. If studying the two works carefully we would find a lot of similarities.

Key words: Tibet; lotus; narrative; text; writing psychology